鸟类观测员在原始林区记录到罕见猛禽繁殖活动

（摘录/编辑/陈雅琳）

编辑：陈雅琳
责编：李文
版式：周晓
校对：赵明远
监制：王海鹏

012000

凌晨 4 点 17 分，我在海拔 1 320 米的观测点架好望远镜，镜筒冰凉，呼出的气在镜片上结了一层薄雾。这是我在这片原始林区连续观测鸟类的第 9 个凌晨。前 8 个凌晨，我记录到的大多是常见种：红尾鸲、棕头鸦雀、灰眶雀鹛。但第 8 个凌晨，我在一棵倒伏的红桦树干上，看到了一对正在筑巢的凤头鹰。

这是本年度在该区域内第一次确认的繁殖记录。我把这条记录写在野外笔记本上，旁边画了一个简单的巢位草图。回营地后，我把数据录入电脑，生成一份初步报告，发给县林业局野生动物管理站。这份报告不会立即公开，它要先经过三轮核实，才能进入省级鸟类数据库。

一棵倒树上的巢

凤头鹰在这片区域属于中型猛禽，体长大约 55 厘米，翼展接近 1 米。它们通常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阔叶林中筑巢，选择树冠层郁闭度较高的大树。这对鸟的巢位选择很挑剂：它们不会在开阔地边缘筑巢，也不会在距离水源超过 300 米的地方筑巢。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显示，该区域内已知的繁殖巢位大多分布在海拔 1 100—1 400 米之间，坡向以东南坡为主。

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慢？因为猛禽的繁殖活动对干扰极其敏感。一次错误的记录，可能会导致后续调查人员在错误的时间进入错误的区域，反复惊扰正在孵卵的亲鸟。我们宁可少记一条，也不能记错一条。这是我们内部反复强调的原则。

三轮核实，两个月

第一轮核实是内部交叉复核。我的同事小周和我分别独立填写了观测记录，然后对照彼此的笔记本，逐条比对时间、地点、行为描述。小周当时在另一个观测点，两人相距直线距离大约 4 公里，没有共享任何信息。比对结果一致的条目，才进入第二轮。

第二轮核实是向县林业局野生动物管理站提交原始记录，由他们安排一名有经验的鸟类调查员，带着我们的记录和地图，独立前往现场确认。这名调查员在到达现场前，不知道我们已经记录了什么。他回来后，把他的结果和我们的记录放在一起对比。两个月内，这条记录经历了两轮独立核实，才被标记为“待省级数据库录入”。

数据不公开的原因

这份报告不会立即公开，原因有两条。第一条是技术性的：凤头鹰的巢位一旦被公开，就会吸引大量观鸟爱好者前往。这片区域的道路大多是林区简易路，承载不了大量外来车辆，也没有任何接待设施。第二条是责任性的：我们对这条记录的准确性还没有把握到可以公开的程度，在三轮核实完成之前，我们不会把一个可能错误的信息放出去。

这两条原则，我们在内部文件里写得很清楚，每一个参与调查的人都要签字确认。我们宁可慢一个月，也不愿意因为一条错误记录，给一个繁殖中的猛禽巢位带来额外的干扰。这是我们这份报告最核心的一条底线。

下一个凌晨

我们计划在 6 月 24 日之前，完成这条记录的第一轮核实，并把结果反馈给县林业局。之后，这条记录会进入省级数据库的待录入队列，大概率在 7 月底前完成录入。届时，这条记录才会出现在公开的鸟类分布图上。

我们还会继续观测这对凤头鹰。如果它们今年成功孵出幼鸟，我们会在幼鸟离巢之前，再记录一条。这条记录同样要经过三轮核实，同样不公开。我们把这件事写在这里，是因为这份报告的读者，大多也是这片林区的观测者，他们有权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、为什么不公开。

观测者的责任

我们这份报告不公开，不代表我们不分享。我们会把脱敏后的汇总数据，提交给县林业局和省级数据库，用于区域内猛禽种群的长期趋势分析。脱敏的方式是：把具体巢位坐标模糊到一个 2 公里半径的网格内，只保留年份和大致区域。这样，数据还能用来分析趋势，但任何人拿到这份数据，都无法反推出具体的巢位。

这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折中。我们知道它不完美，我们会在下一份报告里，把这个折中的理由写清楚，让读者自己去判断。这份报告的目的，不是证明我们做了很多事，而是把我们正在做的事，诚实地写下来。

一条记录的三轮核实，两个月内完成，结果反馈县林业局野生动物管理站，暂不公开具体坐标

（摘录/编辑/陈雅琳）

海岛灯塔管理员陈海涛，在连续观测海鸥繁殖地三个夏季后，发现一条未曾记录的迁徙路线。这条路线横跨两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，涉及至少四种海鸥。目前数据已提交国际鸟类迁徙数据库，等待复核。

海涛在灯塔工作了十二年，平时主要记录当地海鸥的繁殖数量。今年六月，他注意到一群幼鸟在离巢后并未南飞，而是沿着一条从未记录过的路线，向东北方向移动。他连续观测了三个月，确认这条路线每年都有大量个体通过。

目前数据已提交国际鸟类迁徙数据库，等待复核。海涛表示，这条路线涉及的四种海鸥，其中两种在当地繁殖数量本来就很少，一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他建议在繁殖季节对灯塔周围水域实施临时限速，减少船只干扰。

海涛的记录方式很简单：每天日出前登塔，记录当天看到的鸟类数量、行为和天气。这种记录持续了十二年，没有中断。他把这些记录整理成表格，发给县林业局和省级鸟类学会。这条路线的发现，是这张表格里第一次出现的新内容